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据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孝經刊誤

古今文有不同者別見考異

朱子雜著

仲尼間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澌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心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奮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

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

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

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

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助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

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卻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奮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為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後不言合刪改者故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

意卻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
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
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
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
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
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
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
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
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

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
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
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
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
下則又常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
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
此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
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
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
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
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
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

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亾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

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已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慎

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究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為傳之十章或云宜為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宜為九章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為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為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忠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或云宜為因

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筮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

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舍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卽

附始於事親之傳

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孔叢子亦僞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

西京雜記之繆匡衡傳皆注中顏氏已辨之可考皆

甚可笑所言不肯爲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
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
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

讚序

參同契者詞陋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
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爲政不至太平服
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于剖析陰陽合
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
判以經爲證用意健矣故爲立法以傳後賢惟曉大象必
得長生強已益身爲此道者重加意焉

此似註序後人所作今注亾而序存耳立法卽立注字
轉寫誤耳

附朱子曰或云後序或云魏君讚詞其文意乃是注
之後序彭曉序云魏君密示青州徐從事令箋注徐
隱名而注之恐此是徐君語也其注則不復存矣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讐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附按鄒訢二字朱子借之託名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記天地訢合鄭氏註云訢當作熹

附朱子曰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日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于易以爲說者如是而已初未

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于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况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又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爲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逆意此書大要在于坎離二字若于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爲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故今推得策數一法

似亦整齊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爲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卦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二十二策陽卽注意流行陰卽放■冥寂一爻已足卽一開■氣其休息之十二卦周卽爲一日之功■周卽爲一歲之運反覆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具圖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

附按朱子于昔所著書成家者未嘗隨聲附影輕附于聖人之徒如麻衣易以爲戴師愈所作關子明易以爲阮逸僞作其重于傳信如此獨于參同

契無一語疑似且其解易得于邵子爲多而其言曰邵子得于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是以從上處之也嘗曰眼中見得了如此但無下手處又曰今始識頭緒未得其作料孔穴慶元丁巳季通編置道州將別畱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嗚呼是師是弟子處憂患不亂如此而獨于參同拳拳焉脫筵世外之意決矣明年季通卒又得所謂策數之法恨不得與季通講之又二年而先生卒矣然則參同陰符二書自其師弟子始而二書不戾于聖人可信故成書以之列太極先天之後豈有二乎哉